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wbwh1616@sina.com

党中央最高领导称谓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机构几经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央设立书记处；1966年8月，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又恢复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与中央政治局是什么关系？

“书记”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的称谓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中央只设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委员长或总书记“总理级职务”，既是决策机关，也负责日常工作。

中共一大时，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这是文书、秘书。为什么共产党选择最小的官职，与老百姓最近的官职作为党的各级负责人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的称呼呢？

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选择了最小的官称“书记”，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五大时，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总书记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5万多人，成为群众性的大党。中央机关仅有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地领导全党。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将决策机关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第一次分为两个机构。不久，中共中央搬到上海，政治局常委分散在各地领导斗争，因严重的白色恐怖，不能自由来往于上海。11月，中央成立组织部，负责日常工作，组织部主任先是罗亦农，后是周恩来。这

与当时苏联联共(布)的机构分有政治局、组织部是一致的。组织局的职权同后来成立的书记处职权是一样的。

遵义会议第一次用“主席”称谓

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各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达30万人。仅一个总书记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中央书记处成立的确切时间，现在已无据可考。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因将装文件的担子挑错了，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报告，都留在苏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敌人大肆“围剿”，根据地丢失，环境险恶，项英下令将中央留下的文件全部烧毁，不留片纸，但是，共产国际的档案应该保存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时间的根据。从建党到1934年6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电讯联系，共产国际会保存中国共产党给国际的报告。这部分档案现在尚未公开。

有关党史专家认为，书记处最晚在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既然书记处不止一个人，那么就应有一个总负责人或总书记。这只是名称的不同，就其职权来讲是一样的。遵义会议前是博古，遵义会议后是张闻天。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而是主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

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主席。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副主席。

八大时，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的档案应该保存着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此时的总书记与六大不同。六大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而八大最高领导是党中央主席。

八大党章对主席、副主席规定与七大不同，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副主席。

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书记处的消息比政治局更灵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

文用中央的名义。

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再设主席、副主席。从此，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中央政治局仍是决策机关，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央书记处仍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摘自《文化报》

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心理学医生亚历山大·斯皮尔金教授最近离开了人世，他在去世前不久曾接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采访，首次披露了原苏联政府秘密创建“透视眼”实验室、雇用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监控美国总统的荒唐内幕。

斯皮尔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作为这个秘密实验室的创始人，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聘至少200名具有特异功能的“透视眼”进行研究工作。他说：“我们至今都不太清楚我们的科学研究起到了什么作用。后来新的技术和设备开始出现，但我却无法理解它们。最后我离开了这个实验室，但实验室并未关闭，而是由一个更年轻的科学家接替了我的位置。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室现在在研究些什么东西。”

秘密身份 创建“透视眼”实验室

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斯皮尔金教授是一名卓越的心理医生和哲学家，也是《大苏联百科全书》的编写者之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斯皮尔金教授也是原苏联秘密的“透视眼”实验室的第一任主

席。斯皮尔金接受采访时说：“我曾和几百个具有特异功能的‘透视眼’一起工作过，莫斯科工艺博物馆成了这些对心灵感应具有特别兴趣的人聚会的地方。一个叫沃尔夫·梅辛的人具有超凡能力和心灵感应术，他成了特异功能会议上的领袖和明星。我从上学时就听说过他，他的宣传标语‘从远距离读懂你的大脑想法’在全国都能看到。”

“我当时曾主动研究过特异功能现象，认为科学的观点根本无法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一天我被政府高官召集到科学部，他们要我担任克格勃控制下的一个生物信息实验室的主席。”

特殊任务 招聘“特异功能者”

当上这个秘密实验室的主席后，斯皮尔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聘至少200名具有特异功能的“透视眼”进行研究工作，所有申请者都必须填写一份问卷表，回答一些古怪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你拥

有哪些特殊能力？”“你经常做什么梦？”“你在梦中会飞翔吗？”“你能影响别人吗？”等等。斯皮尔金回忆说：“我们探索这些人的特异功能，而他们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据称能影响麦粒，使它们长得更快，有的据称能使水果更成熟多汁，使鲜花开放得更长久。”

在斯皮尔金的实验室中，有3个最突出的“特异功能人士”，第一个是名叫菲多拉·康尤科娃的女雇员，她的身体据称能产生特殊的热量，可以治愈疾病；第二人名叫伊万·弗敏，他能用各自的特异功能调查各种灾难事件背后的原因，苏联解体后，他曾当过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顾问，专门调查各种坠机事故；第三人名叫鲍里斯·萨皮奥，他具有强大的诊断能力。萨皮奥以前是名摄影师，但现在他却成了俄罗斯富人们的顾问。

“高级间谍” 看电视监视美国总统

“透视眼”实验室的一些雇员直接为克格勃工作。斯皮尔金说：“苏联军

方也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他们抱着巨大的兴趣倾听我的演讲，我经常被他们开车带到某个秘密的军方司令部，我乘坐的汽车窗户被遮得密不透风，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带往了哪里。”

斯皮尔金披露，克格勃显然试图用“透视眼”充当高级间谍，这些“透视眼”经常为克里姆林宫执行秘密任务。斯皮尔金说：“譬如，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透视眼’通过看电视，据称就能确定某个美国高官的健康状况，他们就曾这样评估过美国总统的健康状况。一些‘透视眼’还曾冒充旅游者前往美国，就近监控美国总统的信息，然后用所谓的心灵感应报告将他们获得的情报传给莫斯科的同事。克格勃还有一件最感兴趣的事，就是让‘透视眼’查找外国潜艇在海洋中的具体方位。”

斯皮尔金后来离开了“透视眼”实验室，一个更年轻的科学家接管了他的工作。

摘自《环球》

弟，更结束生未了因。”其二：“拍台霸气夜凄凄，风动琅琅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驹。额中屏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徽吏按照规，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神宗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对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蚀，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苏轼的两首绝命诗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被贬惠州。贬谪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诏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流放，是新政的御者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捺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老不逢时，难以追随新近；查其老不生事，或可收养老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讽刺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他“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宣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

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

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

世，真正能将你打倒的或许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爱人——敌人早已站在对立面，而爱人则深藏在我们心中最柔软、最不设防的地方，她(她)的喜怒哀乐牵动着我们的爱恨情仇，让我们困惑。

恋爱中的好友说：“他每天都给我打很多电话，问我在哪里，跟谁在一起，男的还是女的？他还经常翻我的书包、手机。开始以为这是他在意我，但时间长了，感觉非常不舒服。”我想，爱情也有两种方式吧——美好的和丑陋的。美好的爱情是无条件地给予，让对方的世界愈来愈大，视野愈来愈宽广，让人身心愉悦，如沐春风；而丑陋的爱情则是自私地占有和索取，一切附加了条件，让人的空间愈来愈狭小、郁闷，最终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人，一间房，甚至只有一张床。

世上，真正能将你打倒的或许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爱人——敌人早已站在对立面，而爱人则深藏在我们心中最柔软、最不设防的地方，她(她)的喜怒哀乐牵动着我们的爱恨情仇，让我们困惑。

恋爱中的好友说：“他每天都给我打很多电话，问我在哪里，跟谁在一起，男的还是女的？他还经常翻我的书包、手机。开始以为这是他在意我，但时间长了，感觉非常不舒服。”我想，爱情也有两种方式吧——美好的和丑陋的。美好的爱情是无条件地给予，让对方的世界愈来愈大，视野愈来愈宽广，让人身心愉悦，如沐春风；而丑陋的爱情则是自私地占有和索取，一切附加了条件，让人的空间愈来愈狭小、郁闷，最终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人，一间房，甚至只有一张床。

爱情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确定性，所以，相爱的人总想知道，对方爱自己到底有多深。很喜欢繁体的“爱”字，因为那里面有颗“心”。想知道对方是否真的爱你，其实不用去问别人，——只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深夜约会返家，那个说“怕你路上不安全”的一定比说“想和你多待会儿”的可靠；病榻中，立即为你买药煲汤的一定比痊愈后送来玫瑰的更在乎你；而遭遇不测，那个跑得比任何人都快的一定不爱你……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耳朵。

法师就用一种特别温和的语气问小沙弥：“它晚上开花的时候，吵你了吗？”“没、没有”，小沙弥高高高兴兴地说，“它的开放和闭合都是静悄悄的，哪能吵我呢。”“哦，原来是这样啊。”法师以一种特殊的口吻说，“老纳还以为为开花的时候得吵闹着炫耀一番呢。”

小沙弥愣怔一阵之后，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嗒嗒地对法师说：“弟子知错了！弟子知错了！”

摘自《意林》

对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而言，静读半天书，实在是一种奢侈的闲适享受。一次出差到省城，诸事办毕，百无聊赖，遂乘车十数里，直奔图书馆。外面细雨霏霏，我在馆内坐读半日，觉得满心充裕。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氛围，一架架图书次第铺陈，读者随意安坐，一座偌大的书城，将喧嚣隔于门外。一颗颗米粒般的文字，散发出幽幽清香，穿透人的内心深处。不觉半日已过，腹中饥饿，下楼到了图书馆的食堂里，要了五块钱的套餐来吃，清地鸡蛋，炒茄子，凉拌黄瓜，还有青菜，蔬食为主的青绿黄白，煞是诱人。腹中的书香，口中的蔬香，融为一体，脑膜俱饱，神清气爽。蔬菜，图书，给了我愉快的浮生半日。

母亲知道我爱吃蔬菜，每日桌上总有蔬菜相见，荤素搭配，日日更新。数月前搬到新的小区，尚未完全开发好，母亲便发现了一小块空地，紧挨着围墙，大约只有三米见方，清理了

所能及的事全做了。老伴喜欢唱戏，他便学会了拉二胡，吃过后，必唱一段。他也是知足的，虽然穷是穷了点，但在舍不得吃穿方便面，一年到头吃挂面，可有老伴的爱，有那喜欢的京剧唱，他也知足了。

老伴没有去过北京，他就骑三轮拉着她去，一边走一边唱。

富人于穷人的快乐有多少区别？如果用钱来衡量，区别很大，富人可以用钱买来看似快乐，穷人不能。如果用精神来衡量，那几乎是一样的，他们感受到的快乐，谁也不比谁少多少。两种活法，一样人生，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很幸福，钱多钱少点，真的不重要。我喜欢这样活着的人。

摘自《读者》

法师就用一种特别温和的语气问小沙弥：“它晚上开花的时候，吵你了吗？”“没、没有”，小沙弥高高高兴兴地说，“它的开放和闭合都是静悄悄的，哪能吵我呢。”“哦，原来是这样啊。”法师以一种特殊的口吻说，“老纳还以为为开花的时候得吵闹着炫耀一番呢。”

小沙弥愣怔一阵之后，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嗒嗒地对法师说：“弟子知错了！弟子知错了！”

摘自《意林》

对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而言，静读半天书，实在是一种奢侈的闲适享受。一次出差到省城，诸事办毕，百无聊赖，遂乘车十数里，直奔图书馆。外面细雨霏霏，我在馆内坐读半日，觉得满心充裕。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氛围，一架架图书次第铺陈，读者随意安坐，一座偌大的书城，将喧嚣隔于门外。一颗颗米粒般的文字，散发出幽幽清香，穿透人的内心深处。不觉半日已过，腹中饥饿，下楼到了图书馆的食堂里，要了五块钱的套餐来吃，清地鸡蛋，炒茄子，凉拌黄瓜，还有青菜，蔬食为主的青绿黄白，煞是诱人。腹中的书香，口中的蔬香，融为一体，脑膜俱饱，神清气爽。蔬菜，图书，给了我愉快的浮生半日。

母亲知道我爱吃蔬菜，每日桌上总有蔬菜相见，荤素搭配，日日更新。数月前搬到新的小区，尚未完全开发好，母亲便发现了一小块空地，紧挨着围墙，大约只有三米见方，清理了

的菜园里。母亲的菜园里四季不空，那是一片碧绿丰腴的场所，也还有青蛙、蟋蟀、蜗牛等夹杂其内，我也想加入，参与劳动。母亲见状，就急了，你去安心读你的书，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母亲不是怕我弄坏了她的菜，而是怕我就误了学习。在乡下，无事可做，便只有读读书了。时间久了，我果真迷上了书。母亲无意中在菜畦间的挥扫拒绝，将我推向了浩瀚书海。

到现在，我仍然每日不离书，餐餐少不了蔬菜。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于蔬菜却有说不上来的偏好，见了蔬菜方能下饭。也许在书香与蔬香之间，本质上有相通的关键吧。读书也是，不喜欢那种高谈阔论茶言壮语的腔调，喜欢那种娓娓道来清淡如茶的文字。细想之下，每日接触最多最频繁，仍然是蔬菜与书本。蔬菜的清香，缠绵于口。文字的清香，萦绕于心。

摘自《福州晚报》

爱有多深

爱有多深？都能在对方的行动里找到答案。

朋友发来一个故事：

一天夜里，男孩骑摩托车带着女孩超速行驶。他们彼此深爱着。

女孩：“慢一点，我怕……”

男孩：“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女孩：“求求你，这样太可怕……”

男孩：“好吧，那你说你爱我……”

女孩：“好……我爱你……你现在可以慢下来吗？”

男孩：“紧紧抱我一下……”

女孩紧紧拥抱了他。

女孩：“现在你可以慢下来了把？”

男孩：“你可以脱下我的头盔自己戴上吗？它让我感到不舒服，干扰我驾车。”

第二天，报纸报道：一辆摩托车因刹车失灵撞在一栋建筑物上，车上两个人，一死一伤……

原来，男孩发现了刹车失灵，却没让女孩知道，而是让她戴上自己的头盔，结果，女孩活着，他自己死了……

爱有多深？它居然可以深到舍弃生命，将活的机会留下。最爱是谁？逃

离离的途中，一定是将惟一船票给你的人；身处困境，一定是离你最近、最先伸手给你的人；平淡生活，一定是让你时刻感到温暖与安全的人……今年夏天，郑州一位怀孕6个月的孕妇遭遇车祸，在被撞飞腾空的瞬间，为保胎儿安全，她本能地将身体蜷成一个圈而四肢落地身受重伤。医生说：“胎儿保住了，真是一个奇迹！”这个令人动容的“母爱神话”让我们知道，爱是一种舍弃，是在危难关头，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大爱无言，真正的情爱、母爱、友爱，莫过如此。

这是情人之间的一道古老问题：女朋友和母亲同时掉到河里，应该先救哪个？我曾听一个男孩回答：先救母亲，然后和女朋友一起死——一个多么凄美的答案。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当年元好问写《雁邱词》，是因为一个捕雁者给他讲述的一件奇事：有人设网捕雁，捕得一只，另一只脱网而逃。岂料脱网之雁并不飞，而是在上空盘旋一阵，然后投地而死。元好问心绪难平，便花钱买下这两只雁并把它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号曰“雁邱”。

爱一个人或许不需要理由，但却需要勇气，因为爱你，所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含笑饮下一杯毒酒，可以含笑挡住袭来的那颗子弹……

摘自《检察日报》

书香蔬香

砖碴瓦砾，迅速种上了一畦小菜。一个月后，我就尝到了嫩菜余汤的美味。与母亲一样，我也有一小块的自留地——书房，我在里面摆放了几架图书，且读且写。那一天，我费了半天工夫去整理它们，母亲坐在厨房里静静地捣蒜，各不相扰，自得其所，这是我们多少年来固定的日常生活模式。更多的时候，母亲走向菜畦，我走向书房。她为她的一畦蔬菜，我为我的几篇文章。

将蔬香与书香联系在一起，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但种了蔬菜庄稼，老宅的家前屋后，是母亲的蔬蔬世界。她在园里遍植山芋、白菜、青菜、韭菜……小时候，我读书读到中途，常常丢下书来，猫行般躲到母亲

爱的途中，一定是将惟一船票给你的人；身处困境，一定是离你最近、最先伸手给你的人；平淡生活，一定是让你时刻感到温暖与安全的人……今年夏天，郑州一位怀孕6个月的孕妇遭遇车祸，在被撞飞腾空的瞬间，为保胎儿安全，她本能地将身体蜷成一个圈而四肢落地身受重伤。医生说：“胎儿保住了，真是一个奇迹！”这个令人动容的“母爱神话”让我们知道，爱是一种舍弃，是在危难关头，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大爱无言，真正的情爱、母爱、友爱，莫过如此。

这是情人之间的一道古老问题：女朋友和母亲同时掉到河里，应该先救哪个？我曾听一个男孩回答：先救母亲，然后和女朋友一起死——一个多么凄美的答案。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当年元好问写《雁邱词》，是因为一个捕雁者给他讲述的一件奇事：有人设网捕雁，捕得一只，另一只脱网而逃。岂料脱网之雁并不飞，而是在上空盘旋一阵，然后投地而死。元好问心绪难平，便花钱买下这两只雁并把它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号曰“雁邱”。

爱一个人或许不需要理由，但却需要勇气，因为爱你，所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含笑饮下一杯毒酒，可以含笑挡住袭来的那颗子弹……

摘自《检察日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wbwh1616@sina.com

两种活法

我认识两个人，同样40岁，一个极富一个极贫。富的是这个城市有名的房地产老总，开着二三百万一辆的车，到清华读了MBA。娇妻爱子喜欢摄影，照相器材是100多万的经典。

穷的也是这个城市的，跟着人力三轮车天天守在超市边，拉几个零活，一天下来，好的话，能挣20元，不好的时候就几块钱。住在城市边缘一个快要拆迁的窝棚里，家里还有一个瘫女人。

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然而他们给我的感觉和人生态度却是一样的。富的男人虽然富，但也是个懂生

活的人，他说，钱，是用来显示自己能力的，改变一下生活情趣，除此之外，还有多大作用？他建了很多所希望小学。带着太太去欧洲旅游，不像别的有钱人那么忙得四脚朝天。去清华上学的时候，教授说做个实验就知道大家谁更会经营自己的企业。

所有人手机全部放在前面去，必须开机。像他们都是老总级的人物，自然生意是忙的，所有人的手机都响个不停，只有他的手机是沉默的。教授说，这个男人是最会生活也最会经营自己企业的男人，他懂得放手。懂得

花朵静悄悄地开放

海 岸

让他在他值更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花卉的生态状况。

第二天一早，还没等法师找他，他就欣喜若狂地抱着那盒花一路招摇地主动找上门来，当着众僧的面大声对法师说：“您送给我的这盒花太奇妙了！它晚上开放，清香四溢，美不胜数。可是，一到早晨，它又收收了它的香花芳蕊……”

烤土豆。我从没见过他做过鱼、肉、鸡、鸭等荤菜。

住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每年他都给各种慈善机构捐款，并且赞助过一些中国留学生。除了我，他家里还住着6名中国留学生，亨利先生的家成了“中国之家”，他逢人便说，我们是他的孩子。

到美国的第二天，他邀我出去散步，一出门，他走到路边的废纸屑、果皮、饮料杯，他一一扫起，扔进垃圾桶里。他的家报纸散落一地，他会整理好，放在门前。跟他走了一段路，我从惊讶到犹豫，再到脸红。于是，我

把袖口一卷，加入到垃圾的行列。实际上，路人的脸上并没有不屑，而是充满尊重。亨利先生看见地上有一个易拉罐，他一脚踢开，放进口袋，得意地说：“可以卖几分钱呢！”看到地上有一枚1美分硬币，他马上捡起来，像个孩子似的，唱起童年时代的儿歌：“谁捡到，谁收起。谁丢了，谁哭泣！”一脸天真烂漫的笑容。

后来我才知道，周末上午出门捡垃圾，是亨利先生

把袖口一卷，加入到垃圾的行列。实际上，路人的脸上并没有不屑，而是充满尊重。亨利先生看见地上有一个易拉罐，他一脚踢开，放进口袋，得意地说：“可以卖几分钱呢！”看到地上有一枚1美分硬币，他马上捡起来，像个孩子似的，唱起童年时代的儿歌：“谁捡到，谁收起。谁丢了，谁哭泣！”一脸天真烂漫的笑容。

后来我才知道，周末上午出门捡垃圾，是亨利先生

在美国散步

王 亿

的习惯。他在为街区做好事的同时，时不时地抱回一些“战利品”，有时是一只烤鸭，有时是一台计算器，他会用自己的巧手把它们修好，供我们使用。只要有空，每个周末上午，我都会和亨利先生一起出门捡垃圾，美其名曰出门散步。

这是我在中国从未有过的感觉和体验。我把一切虚荣心都抛进垃圾箱，我懂得，劳动光荣，奉献光荣。

摘自《现代女报》